



## 与田鼠“争食儿”

■ 宁高明

寒露已过，秋野茫茫，集体的庄稼已收割完毕，大豆归仓，还没来得及收摘的玉米和桔秆一起堆在生产队宽阔的场院里。农活消停下来，上了岁数的社员可以不必再参加集体劳动了，爷爷便领着我去拾秋。

那是上世纪 70 年代的初期，小麦的产量低，亩产 200 来斤，和亩产两三千斤的红芋相比，乡下人更倾向于种红芋。其次是大豆，大豆亩产也是 200 来斤，和小麦差不多，但大豆可以做牲口的饲料，所以，种大豆的也多。收过秋之后，地闲了下来，留下的秫秸根和豆叶散落在地里，成了村民烧锅做饭的柴禾。等生产队长站在村头上一吆喝：“开放了，大家可以到地里捡漏了。”老人和孩子们闻风而动，像蚂蚁般涌到大田里，于是，空旷的田野里热闹起来。

我和爷爷也裹在其中，我挎着小笆斗，爷爷扛着铁锨。秋天的田野一望无际，如果有风，会卷起黄土，铺天盖地，刮得人几乎睁不开眼。地上除了散落的一些豆子，几乎没有什么可拾的。人们踏着泥土，走进田野，在一大片荒草萋萋的野地一头或者田边，或者荒坟地，或者野树交错的地方，这些地方最容易有农人的遗漏。可我的爷爷不这样，他扯住我，专往细土堆积的地方去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是田鼠打洞掏出来的碎土，颗粒均匀，在豆地里格外显眼。果然，爷爷很容易找到了一处。厚厚的碎土堆了半尺高，爷爷只瞅了一眼，用铁锨铲了一下，便露出一个圆圆的洞口，有鸡蛋那么大。他并不急于往下挖，而是以洞口为中心仔细地搜索，大概两丈的范围。用了不到两分钟，又找到了一个洞口，比一个鸽子蛋大不了多少。爷爷说这是田鼠的气口，它隐藏在一片密密的荒草之中，上面覆盖着一层厚厚的豆叶。

爷爷开始用铁锨挖，我不想让他干，便催促说：“爷爷，我们捡豆子去。”爷爷却说：“这里面多着哩，我们一天都吃不完。”我嫌脏，回说：“田鼠拉过的不卫生，吃了会得老鼠疮的。”爷爷不以为然。他说：“弄

回家淘洗干净就好了，没事。”他坚持要这样做，我也没办法。出于好奇，我就站在一边看。

爷爷沿着洞口一锹一锹地掘，他将土撂得远远的。有时，洞口入地很深，他不得不补上一锹。洞弯弯曲曲的，他也弯弯曲曲地挖。洞口太小，往往被落下来的碎土盖住，他蹲下身子，小心翼翼地将碎土铲出来，扩大挖口。有时，挖着挖着，田鼠一露头儿，又缩了回去。我高兴地叫起来：“有田鼠，我看见了，还不小哩。”那个年代，老鼠是四害之一，田鼠和老鼠差不多，人们对田鼠的憎恨也是到了人人喊打的地步。

大约挖了三四尺深，鼠洞越来越大，不时有干土粒和鼠毛被挖出来，甚至听到了田鼠的“叽叽”声，有田鼠逃了出来，我们也不去追。爷爷越挖越兴奋，汗水顺着他的脸庞往下淌。挖到紧要处，他还像田鼠一样趴在地上，用一双大手往外掏。有黄豆粒滚了出来，他高兴地站起身，挥一挥手，示意我捡起来。我不捡，我依然嫌脏。他没有办法，只好自个蹲下身子捡，他想把豆子放进笆斗里，我不让。笆斗里都是我一粒一粒从大田里捡来的，虽然不多，却干净得很，我可不想弄混了。爷爷无法，只好装进自己的口袋里。终于挖到田鼠的粮仓了，黄澄澄的豆子随着爷爷的铁锨散落在泥土里，爷爷不慌不忙地脱下大布衫，往地上一摊，然后一捧一捧放在布衫上。一个鼠仓挖下来，收的黄豆少说也有二斤多。

爷爷一手拎着铁锨，一手拎着黄豆往回走。我问：“爷爷，为啥不挖了？”爷爷说：“不挖了，我们已经把田鼠最大的粮仓挖出来了，再挖，田鼠就真的要饿死了。”我这才知道，田鼠不会把粮食放在一个鼠仓里，它们一般有两个鼠仓，一大一小，而爷爷挖的往往是最大的鼠仓，剩下那个仓里的粮食勉强能够让田鼠捱过冬天。

爷爷挖回来的黄豆我从来不吃，不仅仅是嫌脏，有一次，我曾亲眼看到五六只没长毛的幼鼠“叽叽”地叫着，连眼睛都没有睁开。每当想起那个场景，我实在是吃不下那些豆子。



## 离乡

■ 焦银庭

打工外地却平常，亲友何需泪两行？  
城市开发称主力，农村致富领头羊。  
高堂老母舒心笑，膝下娇儿敬酒忙。  
美好佳节无限乐，再牵宝马卧门旁。

## 夜游厦门

■ 张锦萌

喜登游艇坐云层，夜观厦门不夜城。  
金浪鳞涛汽笛响，烟波浩渺万帆迎。  
高桥亮体珠光透，楼宇雄姿入画屏。  
梦幻鹭洲三界醉，水天七色会宾朋。

## 冬荷

■ 王新民

荷伴污泥而不染，虚心有韵育青莲。  
红花绿叶人欣慕，霜雪声来已败残。

## 大雪感怀

■ 陈秀芝

一夜鹅毛满地白，忽然想起少年来。  
父愁屋漏难遮雨，母怨缺粮灶少柴。  
又见梨花园地铺，儿孙庭院乐开怀。  
手机不停拍仙景，翁妪相扶笑口开。

## 春到沙颍畔

■ 王国全

喜鹊俏枝清噪唱，春风送暖兆吉祥。  
物华天宝程途锦，人瑞地灵国运昌。  
雨润三川添画意，花香颍岸蕴诗章。  
五城联创谱新曲，美丽家园铸辉煌。

## 岁尾留笔

■ 姜玉海

冬残半卸老梅妆，斗室空庭日色凉。  
孤居闹市恨村远，悠哉皮骨笑毛长。  
逗鸟养花三杯茶，晨昏平仄九转肠。  
犬去猪来春节近，昨夜又梦孙还乡。